



我们从仙公山游玩下来，一路驱车前行，直奔梅岭村。梅岭村坐落于马甲镇西南，据说是因为古时漫山栽种杨梅而得名。

夏天的风掠过仙公山，拂过洛水的涟漪，温柔地漫过梅岭村的彩色乡道。一路上，满目林木葱郁，似一道道苍翠屏障环抱着村落。没见到杨梅，倒是看到几株古榕，如撑开的巨型绿伞，伫立在田间村口。闽南古厝静卧村间，朱红墙身衬着青灰的燕尾脊，古韵悠然。墙边的三角梅肆意盛放，艳红的繁花似泼洒的烈焰，清风一过，满墙花影簌簌晃动。道路两旁的山茶花亭亭而立，肥厚油亮的绿叶托着饱满的花苞，自带清雅端庄的气韵。作为远近闻名的花卉村，梅岭已有六十余年的花木培育历史，三角梅、茶花、天竹桂等各类花木，在这里岁岁繁茂。

来到梅岭小学，稍驻足休憩。村干部说，学校周边正规划打造露营基地，



## 怀念大杂院

| 骆文环

夜色深沉，室内灯火通明。我窝在沙发里刷手机，妻子在对面看短视频，儿子在卧室追剧，一家人同处一室，却仿佛隔着无形的墙。这寂静如潮水般涌来，将我的思绪带回多年前那个喧闹、热气腾腾的大杂院——那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单位宿舍。

院里住着五六户人家，每户一间小屋，挤着两三口人。院子中央是公用厨房，屋檐下是公用浴室，墙边砌着两个洗衣水池。

清晨的院子是一派忙碌景象，水龙头哗啦啦作响，骆姐端着衣服准备洗衣，小何拎着水桶走来：“骆姐，你上班路远，先洗。”骆姐道了谢，便麻利地搓起衣服。厨房里咳嗽声、水壶鸣叫声、稀饭翻滚的“咕嘟”声交织一片。大曾昨晚煤炉盖压得太死，没有留一点缝隙通风，导致煤球熄火了。他急得团团转，朝小江的灶台喊：“小江，换个燃着的煤球引个火！”小江摆摆手：“快拿烧火钳夹去吧，还换什么。”大曾不肯，硬塞过去一块新煤球：“哪能老麻烦你，不能让你吃亏。”

傍晚是厨房最繁忙的时候，五六只炒锅同时“滋滋”作响，油烟混着葱蒜爆香、酱醋醇厚、鱼肉鲜香，笼罩着整个院子。油锅炸裂声、锅铲碰撞声、洗菜哗啦声，伴着此起彼伏的家常话，“今天肉贵了五毛！”“可不是，东头那家新鲜些。”“你家小子考得咋样？”“别提了，数学又垫底！”说话人手里不停，眼睛盯着锅里，随口应和着。

饭后，浴室门口排起小队，邻里间默契谦让。浴室水汽氤氲，带着肥皂清香，洗过澡的人拖着拖鞋，留下一路湿润脚印。

夜里，有人散步，有人上夜班。大门后一尺见方的木板上钉着两排钉子，挂着写有名字的竹牌，上排“外出”，下排“在家”。出门翻到上排，归来挪回下排。这简单装置，维系着全院的安全与秩序。最后一个回家的人，确认全都回来后，“吱呀”一声关上厚重木门，将一夜安宁锁进院里。

大曾家里没电视，每逢《霍元甲》播出，小江便隔着窗喊：“大曾，来我家看！”大曾端着茶杯过去，屋里已挤了好几人。黑白屏幕上人影晃动、雪花点点，大家却看得目不转睛。精彩处齐声喝彩，伤感处一同叹息。那小小屏幕，映出的是霍元甲的拳脚，和那个年代简单真挚的写照。

后来，老张红着眼眶说儿子单位分了福利房，要搬家了。大家围过来恭喜，眼里满是不舍：“老张，以后常回来看看！”“忘不了大家的照顾，肯定常来。”老张握着邻居的手，久久不肯松开。

渐渐地，搬家的人越来越多，小江搬进两居室，黑白电视换成了大彩电，大曾买了新房。再后来，我也离开大杂院，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套房。

如今，我有独立厨房、浴室和书房，享受着独处的宁静与不被打扰的自由。可每当寂静袭来，竟莫名怀念大杂院里那些“不自由”的日子，怀念混合着各家饭菜香的走廊，怀念浴室门外耐心地等候，怀念深夜归家时将竹牌挂回“在家”一排的安心。

# 梅岭湖光

| 李志宏

为古村再添新业态。村子位于惠女水库西岸，我们便前往水库边吹吹风。

群山环抱间，湖面澄澈如镜，倒映着仙公山的轮廓。清晨登临仙公山时，山间云雾缭绕，仙气氤氲，此刻薄雾已然渐渐散去，一层轻柔薄纱似的水雾漫过水面，水天相融，静得听不到半点喧嚣。微风拂过，水面漾开细碎波纹，搅碎倒映的云影，白鹭轻点浅滩，留下淡淡水痕。远山如镜，水鸟低飞，满是自然清趣，一眼望去心旷神怡。

惠女水库是全国唯一以女性建设者命名的大型水库，镌刻着一代人实干筑坝的岁月记忆。旧时惠安十年九旱、水利匮乏，1958年水库动工兴建，数以万计的惠安女挺身而出，成为工程建设的绝对主力，母女、婆媳、姐妹结伴赴工地，没有大型机械，全靠锄头、扁担、手推车，铸就“万女锁蛟龙”的壮举。如今

的惠女水库，经过加固提升与现代化改造，已成为泉州重要的民生水利枢纽，保障着惠安、洛江等地多个乡镇的农田灌溉与居民生活用水。

这一汪碧水，既是山野馈赠的温润明珠，更是滋养沿岸田地、润泽村落生灵的生命源泉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，梅岭村打造了一条环湖康养骑行车道，叫“骐骥绿道”。这条绿道，全长8.9公里，像一条丝带镶嵌在山水之间，整体划分为乐活农旅、休闲乐居、探幽科普三大功能片区，串联水库周边仙公山、仰恩湖、海丝动物园等景点，打造览秀山水“旅游圈”。

我沿着湖边缓步漫游，沿途正完善观景台、休闲驿站、垂钓区域、共享单车点位等设施。岸边草木繁茂，长廊曲桥蜿蜒临水，村民或在沿堤散步，或垂钓戏水。湖畔长满连片的桃金娘，一丛挨

着一丛，密密匝匝，枝丫间缀满淡粉碎花，坠着串串青嫩浆果，圆润小巧，伴着徐徐清风，清香淡淡漫开。桃金娘在南方山野随处扎根，生命力蓬勃，恰如惠安女子，温婉柔美之余，藏着一份质朴硬朗的风骨。惠安女坚韧、勤劳、质朴、无私的精神，早已融入这方山水，沉淀为梅岭动人的精神底色。

世人说起“梅岭”，多会联想到陈毅的《梅岭三章》，那个是江西大余梅山，此梅岭非彼梅岭。此梅岭是泉州马甲镇梅岭村，省级生态村，山水清幽，花木繁盛，乡风淳朴，一处“花俏梅岭·田舍人家”的宜居之所。

如今的梅岭，深耕生态文旅，全力推进乡村振兴，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稳步前行。骐骥奔蹄，奔跑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，奔跑在新时代为了幸福奋斗的人们心中。



## 一碗牛肉羹

| 董艺玲



太阳刚揉开晨雾的眼，我已立在牛肉摊前。一块牛后腿肉静静卧在晨光熹微里，肌理间渗着清冽的光。我请老板割半斤左右，只见他刀起肉落，鲜嫩的牛肉，瞬间被分成两块。我又绕去巷口，辛烈的姜与青翠的茼蒿便跳进了篮子。

与时间的对话，往往从一场沉默的劳作开始。

来到厨房，我便将牛肉洗净放在案板上，先细细挑出牛筋，再稳稳按住肉块，逆纹横切，肉片厚薄均匀。不一会儿，肉便切好了，加入芝麻油、盐、酱油、地瓜粉等反复揉搓，让每一块肉都裹上一层薄衣。然后放入冰箱静置两个小时，让味道在静止中苏醒。

炉火舔着锅底，水在锅里酝酿歌声。牛肉片滑入沸水的怀抱，瞬间蜷缩，又倏然舒展，如深红的花在滚水中

粲然绽放。生姜片入锅，不多时，肉羹浮起，撒一把茼蒿、一勺胡椒粉，热气猛地一冲，香气弥漫厨房。

这碗牛肉羹，与餐厅里的相比，终究还差那么一点意思。但亲手做的很有成就感，儿子也说好吃。我坐下来，面对这碗自己亲手缔造的、热气蒸腾的牛肉羹，细细品尝，姜的辛辣与牛的醇厚在口中缠绕，最终和解成一股从喉头直熨帖到胃腹的暖流。

味觉是最忠实的史官。吃着吃着，传说便在氤氲热气里复活了。我和儿子聊起这地瓜粉——它本身就是一部迁徙史诗。明万历年间，福建商人陈振龙冒险从吕宋，即现在的菲律宾，历经艰险将薯藤带回故土，并在国内推广种植，他也因此被后人称为“甘薯之父”。这抹异域的甜，救活了无数人，也成就了牛肉与地瓜粉的因緣。

## 猪油渣的香味

| 苏丽芬



远的，生怕被滚烫的油溅到。猪油渣是我们儿时最惦念的一道美食，那酥脆咸香的香味在舌尖久久萦绕。

自家做的猪油我们也是省着吃，如果用完了，母亲就会到街上买回几斤猪板油。母亲炸猪油时，有时会让

我们帮忙烧火，我们乐在其中。母亲把猪板油洗净，放在案板上，用刀轻切成两指宽的小块。洗净后的猪板油被缓缓倒入大铁锅，刚开始母亲不急于翻面，随着火越来越旺，猪板油开始渗出细密的油星子。不一会儿工夫，白嫩的猪板油便干瘪了，锅里的声响从起初的“滋滋”声，变成“噼里啪啦”声，颜色也从乳白色变成金黄色。

急性子的我们，每次都等不及，踮起脚尖往锅里瞧，猪板油炸干了吗？母亲见我们嘴馋，都会赏我们几块猪油渣，我们也顾不上烫不烫嘴，一股脑往嘴里塞。刚出锅的猪油渣又香又脆，让我们意犹未尽。母亲会将猪油渣藏于竹编的菜篮里，挂于高处，我们要站在凳子上才能够着。偶有来客，家里的猪油渣便是待客好物，奶奶或用它炒菜，或煮咸饭，都是一道美味佳肴。十几岁正是身体猛长时，我们肚子饿得快，每次放学回来都要掀锅盖找剩饭，奶奶疼惜我们，会默默取下菜篮，偷偷舀一勺猪油渣给我们拌饭吃，淋点酱油，让我们满嘴流油。奶奶微笑地站在一旁，看着我们大快朵颐，连空气都是香甜的味道。

1985年，家住溪边的我们，被一场洪水冲走了不少农作物，原本并不富

裕的家庭捉襟见肘。当裁缝的姨妈每次炸好猪油，都会特意给我们带来猪油渣。姨父是个医生，也疼惜着我们，有好吃的都会让姨妈送来。那一年，姨妈送来的猪油渣慰藉了我们，也让我们对未来生活有了期盼，克服困难，重建家园。

如今孩子们的零食品种多样，三天两头逛零食超市，有一天跟女儿提起我们吃猪油渣的童年，她们甚至不知道猪油渣也是可以吃的，自然不理解我们当年把猪油渣当宝贝的童年。如今，猪油渣已不稀罕，每次炸猪油，看着炸得金黄的猪油渣，我都会拿几个塞嘴里越嚼越香，熟悉的味道瞬间让我回到了童年。

有些味道之所以能跨越时空，是因为它不仅美味，更藏着几代人的血脉与温情，在唇齿间永不褪色。就如猪油渣，它犹如一束光，照亮并温暖了我的童年。



## 夏日

| 吴奇勇

### 通向

老房子的后面有一条路，通向山顶。曲曲弯弯，在门口只看到一小段，其他的被淹没在树林中。

整个山坡绿成了海，蜜蜂、蝴蝶翩翩赶来，而一些鸟、山猪、蛇长期生活在这里。

夏日，总感觉风顺着山路而来，所有的抒情沾染了脂粉气。

可以去看山花，好多好多的山花开满枝头，细细品味缓慢与惶忪的美好。

这样的日子，所有关注的心被夏天推向山顶。

山路没有尽头，别忘了与一朵花的交流。等结果了，你不知道在哪里。

也许，什么都可以省略，家的门口夜晚总亮着一盏灯。

### 在一片蝉声里

心中有一片歌声，来自夏天的树梢，古铜色的身影托起远古的曲调。

树荫下，任意行走的时候，阳光刺眼，所有的叶子集中做一件事。

听还是不听，这和岁月无关。夜晚的时候，萤火虫提着灯笼在寻找。

趁着白天，让心像湖水一样匍匐下来。我承认，在蝉声里，我找到童年的故乡。

在坚实的土地上，做一粒小小的石子是幸福的，乘着歌声的翅膀，自己喊一下自己。

然后，继续在夏蝉的鸣叫里，和无数的植物为邻。

### 葡萄架下

我和常人一样，一身短衣，两袖清风，约三四良友，赴一场和葡萄的约会。

钻进架下，清凉来袭，香甜弥漫。一串串，无序地亮着；一粒粒，有序地挤着。

垂下是一种担当，挂着是一种责任。硕大的叶子比在春天还绿，弯曲的藤蔓比经冬的还要坚韧。

架下草很少，几只鹅在信步。蝉声一浪又一浪，从国外传来。

这样的时刻，我可以预见，这些丰收的果实将被生摘被制干，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但，一定考虑了来者的感受。我离开，浑身土气，双眼盈绿，一嘴酸涩。

我选择在清泉边，等半个月亮爬上山坡。

### 放低

弯下腰，放下头，把目光放低。目光不如豆，染上金黄色。

连我的身子也尽量靠近。此刻，四周都是田野。田埂疯长了不少的杂草，绿意盎然。

起身，转头。左边是稻田，手可以随意摸到；右边也是稻田，是下一垄，低一米。它们连成一片。

我沿着田埂走。谷穗自觉地弯腰，深深朝大地礼拜。我也弯下腰，首先向稻田和庄稼敬礼。

我想起了父母，在太阳底下，满脸闪光的汗珠子。我想起，在城里的空调房，吃着白米饭，还说没有好菜。

我不能无视地走过，一次次放低目光。感恩的心和季节一起，走向成熟。

无语地，多次看着这金色的海洋和湛蓝的天空。

山的另一边，还有故事。稻田，你就是我今生倾城的美丽。

## 七月里的花

| 占素花

在季节的纬度里行走  
年轮于草长莺飞间  
滋生七月香气  
它让七月葳蕤蓊郁  
恰似精致的蓝雪花  
裹挟清甜的风  
携手共舞刚柔并济的探戈

在日子的回廊间踱步  
岁月于花红柳绿中  
拥有了旖旎  
它让七月神采飞扬  
宛如倔强的向日葵  
镶嵌金黄的徽章  
书写人生荡气回肠的诗篇

在时间的赛道中奔跑  
视野于五彩斑斓里  
勾勒出曼妙  
它让七月群芳争艳  
仿若绮丽的紫薇  
涂抹绯红的胭脂  
赴约晚霞沉醉西下的黄昏